

闲者便是主人——

略论李继红写意花鸟画

□古林

小言大义

傅雷谈艺说,自然就是朴素、天真、淡雅……

肇始于林良的明代写意水墨花鸟画,举世为宗,其后耕耘者纷纷,绵延不绝。

而它正是此类诗性自然主义在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。

这种形象精神流传至今,道益进,技法日新。所谓寄情造景,滋养出了超艺术的真善美,并持续地丰满人们的天地之心。

宋代苏东坡在《临皋闲题》中曾说:山月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。若把这句箴言放在画家李继红的名下,大概也是恰当的。

李继红,法名仁继,号六羽居士。少而聪慧,颇知书礼。闲静寡言,行止和而不同,虽白首至今,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,坚守着君子固穷的气节。

仁继秉性怜爱自然,喜好幽谷中听响泉;放逐涯巅上看云霞;养白鹤于前庭;潜鱼龙入莲塘。枕石漱流,来往在天趣翠华的境界里。

当他经过半隐半出的日月浴溪和熏陶后,渐渐形成了在花鸟画上的既雅丽圆润又雍容含蓄的宋人格调,以及逸兴转飞、感慨不拘的明清风范。

兼之六羽居士晨练晚课,长斋礼佛,日日坐卧于明窗净几下,练习静心。当他不住声色地把酣肆的墨气、缕缕禅韵传光到禽鱼草木的刹那,一时江山风月,也

纵横磊落起来。

画图别裁

仁继早期花鸟,师法明四家的技法画风,用润笔,染清墨,设淡色,骨法简真,朴实显拙趣。进而遍访燕赵骚客,出尘雅士,取合文人水墨写意传统,重天趣而不争境界。

降及中期,圆满的想象力将世间万物予以人格化运笔,且取法金石中的鸿蒙节奏,书法里的一笔气脉,所谓全神贯注,讲求秩序与和谐,他意欲的波涛如乘轻履,不厌月华流美,亦工亦写,藏宁静和雅于胸次,止于至善。

画家一朝偶沾漫兴,则动性随心,挥毫泼墨间,出世的烟温气氛和六尘中庸的生机,写真如幻般的刚健而煜煜勃发——

画雀梅争春,仿佛杜甫诗意跳入眼帘:“何处莺啼切,移时独未休。”腕底灵转;

画鹤鸣九皋,亦得高韵,细丽羽毛如见德光,潜深远出,回看千里暮云平;

画孔雀振翅岩壁,则重彩繁密,或施以浅绛,绘本参差披拂,独与空林中舞,超逸如此;

画湖石,以粗笔勾连,竹菊轮廓却淡泊烘托,理应相耀于终南水田之滨,手把芙蓉,脱然有超尘之姿;

画鱼戏莲花,一动一念,似静者无间于天地,冷冷然有变象之态;

画小兽虫鸟,运五彩从墨中渐出,可喜、可愕、可悲、可嗔,恍若发之以豪态,不一以寓之;

画翎羽公鸡,构图感动而精妙,有类草篆之闲美,墨染机巧,落笔简略,造型缘来缘去俱是生活。

诸样花卉翎毛的浮图造型,线条敷色,创造出来的浓纤清新的色相世界,此处不能一一足言,只能将其在中心默存。

玉音金振

中国的诗人和画家大都用心灵的眼睛,以“俯仰自得”的精神,来诠释和品味宇宙,且时时鱼跃其里,凭铿铿节奏游心于太玄。恰如陶渊明诗云:“俯仰终宇宙,不乐复如何!”

我们生活在浩瀚的宇宙中,在孤独的星球上,喧嚣的城市生活却每每令人心浮气躁。

此刻,画家便有意识地选择即兴情绪的表达形式,且暮有思,或于春日野穹,燕集雅会之日,必提壶掬后,盈袖握毫,在咫尺寸间,翰墨大块淋漓而后已。

尔时,空间的余韵发生了,血脉澄静之中,不仅画家绸缪于身处的形形色色——描摹自然的眼前水,湖外山,落日楼头,禽鸟虫兽……独一人举欣欣然自乐。

观者彼时也能通过六羽居士眼光里绸缪的天机,亲自临风面命,方便地抒发个性,领悟到游子意和故园情的萌芽神放,并因此让迷茫的心灵获得慰藉,织成内在自足的小宇宙。

个中深趣,一如辛弃疾词云:“众人寻她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

真情诚意可鉴,想必它们都是可以拿来与世人共勉的吧!



李继红

号六羽居士,法名仁继,笃信佛学。黑龙江绥化人,现居江苏南京。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,江苏省花鸟研究会会员,江苏省民建书画院特聘画师,南京王羲之书法研究会理事。

幼承家教习文好画,儿时生活于河北唐山,有缘得河北张朱先生启蒙学习花鸟画及篆刻。唐山大地震后迁居于江苏南京,受教于金陵画家邵一衡先生。潜心绘事,兼工带写,笔耕刀刻不辍,孜孜以求。画求清雅,不竞繁华。印崇秦篆汉印,严于格法。



《心月孤园朗中天》70×70cm



《心清闻野香》43×7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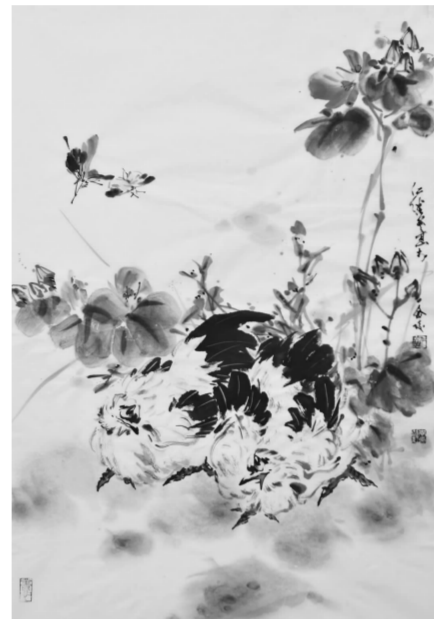
《晨曲》140×70cm



《迎风含笑》70×70cm



《暗香》140×35cm



《新春吉祥》43×70cm



《仁者寿》100×50cm



《晨露》140×60cm

孔雀东南飞 李继红禽图画评兼歌赋

□古林

相比山水画的壮美和时空意识,及西洋油画中渺茫无涯的虔诚庄严,明代院体派的水墨花鸟却有着一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的优美韵律。

仁继(李继红)孔雀的技法方面,即上承其风范。钟情写意,形成白黑、线面的对比,通过淡墨浓彩的皴染和再变化,造出层次丰富,疏密画面音乐般的节奏。

在孔雀对蹇图中,画家笔力新细,妙色迭出,看似毫不在意,实则将它们的傲娇藏于超墨之间,恍入无我之境,勾花点叶,笔法明快,堪称老辣之甚。

双雀踞于隐岩上,跌宕于风烟霜枝,一旁的牡丹花,颌首低眉,斗彩吹映,跹跹若庄周蝶化,有翩翩自得之状。

既感凤凰于飞之心,又毕现其闲适雅致的丽姿,文人画的意味浓厚,可见画家对青藤白阳的追慕清思溢于风尘怀间。

宋代沈括所谓“耳鉴之下,听声是也”。在这里的耳听目视,全凭各人凝思。

你看,暮色将来,危石侧布,孔雀翎毛闪烁,气象高洁而蕴藉,在令人神往中,一览无邪胸次。

有感于仁继画心,试一赋孔雀行歌,歌云——君不见,郴江之水绕山高,三湘孔雀何嘈嘈。

昔在昆仑呈凤群,飞霜白雪接天劳。翠金蓝海冻俗网,偷眼吹花虞泉逃。色妒紫草妒妒,百鸟鸣日尽奔号。君不见,江潭摇落深千尺,绿珠环转朝朝复。

虎溪浩荡愁白发,仓颉茫昧鸟迹骨。穷在胡尘掠狼影,何得香泉之突兀。芍药红泥石上折,折尾频开银鳞出。闻弦众彩翻如剑,可超粉墨乾坤瑟。昂首编思觉翻石,自入长烟造玉质。嗷鸣脱枝溯风流,神俊挂眼姿秀物。侧脑覆羽宁渡海,跼蹐长看列禽没。人生顾盼亦何伤,消然快意青霄别。